

# 一册印谱寄深情

□ 谢 庄

家藏一册《朱子格言印谱》，手掌大小，内有朱柏庐治家格言名句之印98方。印式颇多异形，除方、条、圆、椭圆之外，更有壶、书、琴、鼎、叶、如意、钱币、瑞兽、连环、半月等，样式丰富。有邓散木之艺术风格，讲求章法、刀法，其沉雄朴茂、清新高古、老辣奇倔、大气磅礴，浙皖派韵味之美。小印谱，大道理。500多字的一本小书，却是一部中华传统家训名著。朱子家训，平白如话，贴近生活，语言精炼，容易记诵，便于传播。闲暇把玩，耳濡目染，艺术鉴赏与传统教育融合，寓学于趣，寓教于美。

《印谱》为沪上著名诗人、文学艺术家张联芳先生所赠，每每展开，如与先贤古人觐面。

张老与家父兰轩是金兰之交，他俩都擅长诗、词、文，又善书法，生前信札往来颇多。因了这层关系，张老亦视我为儿辈。他为人谦和，话语不多，却句句至理人心，使我受益良多。

张老祖父徐雨荪世居章练塘，因从张家母姓，故晚年自署“青浦张联芳”，可见，他念

祖寄情之深。少年时，聪颖而悟性足，由于张家西距史量才故居仅数百步之遥，故而他时常去史家玩。史量才亦喜欢他，称其敏而勤学。不幸的是，他7岁时失怙，14岁时因家贫而辍学。时任《申报》总经理的史量才怜其才，推荐他人报馆任誊录校对，自此，与笔墨结缘。几十年里，尽管世事沧桑，但其一生勤勉笔耕不辍，著作颇丰，誉盛文坛。时人将其与著名文学家、教育家施蛰存并誉为“松江文坛两老”。上世纪八十年代，经赵祖康（曾任上海市工务局长）、复旦大学教授、著名书法家王遽常的推荐，于1983年吸收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。关于他的事迹，央视、上海电视台以及报刊等新闻媒体都有介绍。晚年时，他将一大批珍贵藏书捐于青浦档案馆，把应得的奖金捐献给基金会。如此境界，令人仰望。

我曾问张老，您为何这样

做？他回答我说：“财物是带不走的，还是留给社会有用”。

要说财物，其实张老是个大藏家，然而他又常常慷慨割爱，曾将名扇、紫端、古碑等精美藏品施予他人。有一首诗写道：“格言丹篆妙无论，百玺珍藏五十春。老去无心常恋物，喜看接印有来人。”他把珍藏了50年的精妙印章拱手相让。我揣测：他赠予的朱子印谱，就是这百玺之印。

“邀凉雅扇自堪珍，书画求来颇费神。老去有惭潇洒态，湘妃虽美属他人。”“心爱紫端似古铜，蕴藏友谊感无穷。寒斋久困如埋玉，送尔琳琅宝肆中。”“曹真拓片古碑残，字体分明隶魏栏。艺苑留真邻国重，我今割爱让人看。”诗意蕴含着他的慷慨情怀。

我不禁心生疑问，收藏收藏，应该是又收又藏，而张老却常常将心爱之物赠予人家。他又回我，“至于玩物，今日归

你，明日移主。”寥寥数语，道出人生哲理。

他知我喜爱收藏，给了我一些小古董，嘱我仅供玩玩而已。那时，我收藏了一本《泃河秋泛图》册页，内有清道光年间三十多位文人墨客题诗手迹。张老得知后赞赏有加：“能收藏这类文物对珍重国粹是有功绩。”为了考证这些名人事迹，我写信给张老询求。张老在回信中十分谦虚地表示“很为惭愧，实为无知，尚希鉴谅。”转而他感叹，“同时，更悟浮名如流水。百年前之名人现在知者已少，则今日有名之辈，百年后能有几人知？所以为人在世何必争名夺利耶。尊意以为如何？”

一席话，犹如醍醐灌顶，淳淳如父语，勉谕我辈。这岂非是朱子家训：要懂得淡泊名利，不为物欲所累；要谦和无争、积德向善，做一个情操高尚的人。

灯火映在街面上，静静的载着这一城的星辉入眠。

每一个地方都是别样的，我不愿错过的，正是我用心感受的记录下的它们的闪闪碎片。

在上海这乍寒还暖的季节，我开始怀念京都深草寺那日艳阳湛蓝的日照。浅草寺前的街道名为“仲见世”，聚集了约百家商店，熙攘的人潮加上五花八门的商品，颇具江户味道。旅行中的温暖和感动，不仅仅来自于出发前心心念想的风景实际呈现在眼前的那刻喜悦，更多的是能够在某一瞬间感动人的温情。它来自于这次我们是专程和父母的同行，也是同团里邂逅的那个暖萌可爱的小男孩；是三岛由纪夫笔下闪闪发光的金阁寺，也是千本鸟居的那抹过目不忘的朱红，更是奈良公园里悠闲可爱的梅花鹿。

都说看到富士山需要缘分，我们登山那天天气出奇得好，整个富士山像被画框框起来似的。富士山开始出现在所有的地方，湖边、小镇、车站、游人的眼里和相机中……只要是晴天，富士

小镇的屋里屋外，随处可见富士山的影子。山口缠绕的一丝薄云，好像一个巨大的冒着冷气的冰淇淋，袅袅升起的水雾，光渐渐漫过山顶，照亮了山腰，接着是小镇和湖面。飞鸟开始鸣叫，世界开始发声，湖畔告别了整晚的宁静，拥抱新一天的喧闹。也不知道是阳光还是温泉的作用，心中的幸福感也咕噜咕噜地沸腾了。

“我谓此山鸟，本不因人生”，白居易的诗。中国建筑讲“借景”，我觉得富士山最深谙此道。与湖在一起，富士山有温柔的倒影，与云在一起，富士山有若隐若现的神秘，与花在一起，富士山有守卫般的厚重，与鸟在一起，富士山就有了灵动的生机。即使照片处理成了黑白色，也能看出飞鸟欲与富士山试比高的勇气。日本有各种各样的关于富士山的纪念品，但我觉得最美的纪念，还是静静坐在湖边，与富士山对视，看云卷云舒间逝去的时光。

在彻夜霓虹灯海的东京很少能感受到之前的那份寂静，但它时尚繁华却不失古朴传统。人们的神色里有一种叫做“东京”的干净气质，行色匆匆中自带一种与世无争的恬淡。他们大多是黑白灰的素色衣着，即使是如奶奶年龄般的妇人也一定是有着精致的淡妆和考究的衣着。

记忆都是靠感官拼凑的：那口萝卜沙拉的香脆、那抹缠绕在火山口的薄云、那首一绕单曲循环的《秋樱》……

我们笑着饮下这杯清酒，我们又重新拥有了，爱这个世界的 ability。

## 支援徐泾（外二首）

□ 杨 城

汹汹病毒犹未定，  
战疫护城赴徐泾。  
身负使命任派遣，  
文旅非为歌升平。

巡逻

吐蕊梅花孤自赏，  
闭户村居人语稀。  
扬声疾步出门去，  
一日须行万步归。

站岗

抗疫在岗如在军，  
紧守关口询人群。  
朋来客至不得进，  
出入须得量体温。

记忆里最好的风景，正如我要去遇见的你，都会是最璀璨又温柔的瘾。

我曾想过很多语言形容日本，但执笔的时候却生生想不出任何一句。尽管如此，霓虹国还是有它独特的魅力令人心生念想。“能够走路是世上最美的事，不只为从甲地赶往乙地，更为了在途中”。每到一个陌生的城市，喜欢在夜晚去穿梭它的大街小巷。到达大阪已是傍晚，看夜色里的公园，操场上带着耳机飞奔的夜跑族，灯火阑珊的街头，布幔低垂的小酒馆，酒后蹒跚着回家的上班族，骑着单车背着双肩包匆匆而过的少年。在偏僻的巷子里找到一碗热腾腾的拉面，莫名有一种看《深夜食堂》时的感动。夜深人静，迎着月光看城市的

## 这壶酒，与风华对饮

□ 陈 莉

上五花八门的商品，颇具江户味道。旅行中的温暖和感动，不仅仅来自于出发前心心念想的风景实际呈现在眼前的那刻喜悦，更多的是能够在某一瞬间感动人的温情。它来自于这次我们是专程和父母的同行，也是同团里邂逅的那个暖萌可爱的小男孩；是三岛由纪夫笔下闪闪发光的金阁寺，也是千本鸟居的那抹过目不忘的朱红，更是奈良公园里悠闲可爱的梅花鹿。

都说看到富士山需要缘分，我们登山那天天气出奇得好，整个富士山像被画框框起来似的。富士山开始出现在所有的地方，湖边、小镇、车站、游人的眼里和相机中……只要是晴天，富士

淀山湖畔

国画吴可

